樂靜集卷十七

試館職策十道

宋 李昭玘 撰

問傳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矣其後魯有削弱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魯以削弱齊以衰亂其故何與國家承平

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寛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採擇

對百王有可變之道而天下無不獘之法古今無一定之時而聖人有應變之術由道而言之堯舜相授一道也由事而言之夏之政忠其失也小人以鬼商之政質其失也小人以野周之政文其失也小人以僿聖人不恃其事之不能獘而必欲强天下之所厭而病人之所不能從所恃者吾善救之而已今夫水之為物也濕其勝則息火火之為物也燥其勝則息水二者其勢不相逮也有智者焉火在上水在下鬲在其間而五味以

和此無他善調一故也為天下者能知其善調一之術時有損益而斟酌之至於無偏弊不舉之明則古今一理也萬世之道也又何竊竊然憂天下之不治哉秦人據崤函之險擁甲兵之富磨牙揑毒并吞六國及其弊也閭巷匹夫皆攘臂相與起而亡秦德不足故也周人為千八百之國分民割地使世為藩屏一之以禮樂法度時之以朝覲會同上下之勢如臂使指如手足之捍頭目及其弊也征伐號令不出於天子齊桓晉文扶尊

周之名終無以興王室威不足故也要之德非亂天下之術威非亡國之具特用之有善與不善耳親親尊尊仁也仁之效緩而不切故周公期年報政而其勢不能使人無怠惰寖微之憂舉賢尚功義也義之效太明而速故太公五月報政而其勢不能使人無急迫必爭之禍故仁而不義則失之縱義而不仁則失之忍此齊魯親親尊尊舉賢尚功與三代同而受患與聖人異無以救之故也藝祖以武定天下太宗真宗以文致太平仁

廟慈愛天下躬履純儉思與天下之民安寧涵養於仁壽之域政令簡易刑輕賦薄四夷之末服赦而不誅大臣之有過貸而不治恩被四海澤及草木而匹夫無失職之怨常使舒遲樂易於法度之外而不相促迫百官有司不能體上之美意至於弊玩苟簡相與竊其温厚長者之名而從容於自養之地此上非不勤篤而從事者已甚也神宗以英睿之質奮乾剛之斷一新天下因循不改之弊理財治兵訓官造士賞功不疑罰罪無赦謹

簿書督期會奉法之吏晝則計功夜則思過奔走跼蹶各盡其力而不敢告勞於上監司守令幸於見知訶及細微責任不量力以苛為明鍥薄之風靡靡馳競而終無以成忠厚之俗此上非不和易而行法者過也昔演門以親死者以善毀爵為上卿其後黨人以毀死過半察其矜名趨利之心則去本益遠矣夫明王操厲世磨鈍之具以作成天下之材與之同心均力興起萬事昭功業於後世其志之所向亦已勤矣奈何官人百吏不

推明德意以應上之所期悻悻然幸於為已以取上之法度亦是有罪焉耳夫行百步不至則止行五十步中道而止卒至於箕踞偃卧而不進志怠故也一棋既勝而復棋者愈善卒至於智慮搶攘而後已其數迫故也墮者猶可以牽一臂而起之迫者斥於無事而已矣如此則小才淺智常汲汲於日月之不足聰明之士不敢削於繩墨之餘兩得之矣文帝之初天下既定出於兵革誅斂之用與民休戚感一婦人之言去肉刑愛十家

之産罷露臺此仁人也吳王不朝錫之几杖疑失之寛
宣帝先法律而後詩書重賞罰而輕德教此霸道也蓋
寛饒楊惲一有過失誅之無赦疑失之猛若夫馳射之
上林欲親罰匈奴雖寛大長者而有不怒之威恩與良
二千石共理使民無嗟息雖綜核名實而有不言之憂
雖然道將行也非人主所獨能為其臣亦有以與之也
故賈誼太息流涕欲以法制詔諸侯明禮義齊風俗所
以畧施其說黄霸行循良之政而人服愷悌此文宣之

世所以不至於怠惰督察之過者公卿大夫相與明其美意而篤行之故也愚嘗觀天之道陽主仁陰主義仁善生養義善制割陽常主進陰常主退處於無用之地觀人之道父主義母主慈義則敬而尊之慈則愛而親之由是推之治天下之道不幸過而失之猛寧失之寬故秦人之攻戰不足於周人之德澤齊人之強富不足於魯人之禮義漢宣之厲精不及於文景之恭儉蓋可恃者德本也可存者厚道也楚人有疑獄三年不決問

諸大夫半以爲是半以爲非或曰陶朱公布衣而富必有奇智使人問焉朱公曰臣不知治獄家有二璧焉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其徑相若也澤相若也色相若也側而視之其倍二寸此所以爲千金也主上仁孝母后慈愛内之公卿大夫外之守令監司寢梧勉之風布寛大之澤百姓安生業四夷不内擾年穀順成財用不匱大數已得之矣然法之所未善者行之以仁祖之意則不刻意之所已降者約之以神考之法則不偷此三代救

嬖之道也其或天下之事與天下之政令出於議論之不同利害之不一其意猶未敢出法之外者假之可也子賤為單父宰請善書二人魯君與之至單父則使書子賤從旁而引其肘書醜則怒書好則復引之二人辭以告魯君魯君即以單父付子賤而單父大治由此觀之法終不可以純任必有美意以作之又何拘焉若夫當行之道廟堂講之已熟姑發其大畧云

樂靜集卷二十七

性樂易與人交以善相告露見城守飲食衣服必與之同使人益親而不欲去士有類於貧乏不能縱心於學者傾所有資業之以成其志嘗誘族人易產於他邑輒欺其價以偽券歸之一不問或有告者君曰彼吾屬也不能逆知其所欲而使有是心吾之罪也初應詔以周夫人喪不逮試有司其後復以疾不赴至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終於家享年二十一鄉人弔哭相屬一時名士竟作詩以寫其哀以謂靈苗不實龜毀玉破常出於

人情所甚愛而理之不可尤者其辭爲傷君才甚高嶢
絶獨出老師宿學之所謂氣盛而志感滅沒千里後生
輩不敢與之並馳方未冠時貴公望人不問年齒樂從
其遊許以公輔之器自君之卒更五十年遺文逸句落
在人口稱道不已天其或者姑假之年涵潤長養日充
其材用則行其所學不用則著書以見志其於天下後
世宜如何嗚呼娶孔氏有賢德宜其家生二男長曰龜
齡明悟好古有先人之風度三預薦書未壯蚤卒次曰

松齡志行特立以辭學登科今為滑州白馬縣丞二女
長適衢州西安縣丞閆師旦次適進士李臨孫男五人
曰彬曰煕曰中曰聿曰串皆舉進士曾孫二人曰恕曰
懋將以崇寧四年四月三日葬於濟州任城縣諫議鄉
呂材之原松齡予友也狀君行實求銘於予為之銘曰
物生有才是亦或使誰為不仁乃復戕毀謂有命也智
無與爭雖尩而壽又奚貴生木折非腐水窮非塞扶踈
濔洋惟後之日

滎起之墓誌銘

先生諱振字起之其先北平無終人遠祖九思仕唐為給事中自高祖繼紹避亂因徙居徐州之彭城後為濟州任城令因家焉今為任城人國朝開寶初授博州聊城令卒贈將作少監三子皆擢進士第長曰太素歷殿中侍御史贈諫議大夫先生之曾祖也太素生範用御史恩補太廟齋郎早卒範生翊李文定以外表親奏補試將作監主簿終宿州臨渙令先生臨渙令之次子也

少剛潔自重不倚於物務學有本喜兩漢文章耻作雕篆故於辭賦少工而品藻論辨皆遷固材也凡偕計五上試禮部不中以恩補大名府助教東書東歸閉閟里巷文史自娛雖老不廢晚苦風痺瘖不得語余嘗以公幹過任候其起居久之杖而出以指啄膺欲大呌者數四竟不能吐一言涕淚俱下余亦為之墮睫左右不忍顧反面引去未幾其子以訃聞予哭之慟嘆曰洙泗以西不復有此人矣考其諱曰乃元祐二年五月初五日

也享年六十有九先生壯時從事科舉郡太守聞其有高行邀致學校表儀諸生間挾一書冊徃來堂上望見儇薄後生輩不學子弟施施而來必面責之稍不領輙懐書以去不復與語屏居蔬食一錢一米不以取與人富人巨室來則拒之聞先生之名竟不得接其面目治已嚴正常若不可犯者小夫淺俗竊短以謂狷介不近人而先生固自若也同郡晁公尭民才高有盛名不妄取友從先生遊館餼甚厚每為文章議論經其可否然

後出於人經傳有疑決於其言而後定遇有須緩急厚薄必得其意而後已至於紉澣衣褐調適飲食皆家人為之不倦也由是一鄉之人始知尊先生矣太守單父馬處厚嘗為治平御史以直諫聞士不敢輕進見先生曳裾長揖升堂就席占對磊落公頗驚之異日召與論歷代治亂由秦漢而下孰得孰失猶數一二激忠疾邪感慨憤懣以不得生於其時為恨往往夜分乃罷公曰機辯明銳馬周之徒歟由是一鄉之士始知先生志太

學博平日之自異未可量也後馬公被召爲夏官貳卿
晁公擢司金郎位寖顯可以推挽時也先生已殂矣天
或假之食六品禄冠柱後惠文正色立朝糾正百官凛
凛風動一日得行其志無憾也不幸窮老病癈卧破屋
下舌梗氣塞奄奄以死嗚呼爲文高古有法度詩句清
遠得意皆前人不到處有集十卷藏於家娶句氏子男
一人曰亶孝愿可立克奉緒業里人樂稱之孫二人長
曰大同次曰大順習貢舉將以政和三年八月二十五

日葬先生於任鄉北賈村之原從龜告也亶來乞銘義不得辭為之銘曰

直木可支精金可割竟不得施腐爛摧折天既誘之乃復阨之人實知之莫或挽之大鈞茫茫孰與信疑百世不没有此銘詩

李奉議墓誌銘

公諱衆字仲師李姓所出見四方尤多公之族自五代為鉅野著姓後别葬金鄉今為金鄉人曾祖綰隱德不

仕祖義贈尚書度支郎中考定以儒學起家真宗朝屢
上所為文章眷奬甚渥將使數路以風績聞終尚書工
部郎中直史館贈金紫光禄大夫妣永嘉郡太夫人馬
氏所生仁壽縣太君吕氏金紫棄養公方數歲哀毀如
成人用遺表恩補太廟齋郎既長力學喜慕名節不苟
去就初調大名府朝城縣尉年尚少人多易之會夜有
獄變刼吏卒將遁喧閧於外公徒步徑往叱之皆辟易
就縛再調恩州司理叅軍守武人以氣厭其僚遇事強

愎人莫敢爭獄有重繫辭說承輙語公易其情公持不可守色厲公徐曰吏有法守安敢以私意輕重不然當自主何必付吏幸得罪去無慍守知其不能奪竟從之移汝州魯山縣令境土多榛莱民力不足時河朔薦饑詔許流民占墾公誘掖安集至者如歸未數月年穀大登百室熈飽公上之輸數倍他邑轉大理寺丞差知棣州商河縣求便親改单州魚臺推行方田事詳而不擾河北提舉常平司薦公鎮寧軍節度判官晉勾常平事遷太

子中舍緋魚官制行改通直郎河决小吴坐免繼丁仁
壽君憂服除簽書武寧判官事遷奉議郎元祐初秋大
雨汴泗暴溢下阸二矼水回洑不得去薄府東門自城
竇中入沸出平地視府庫尤殆守者倉猝無策公為簽
寶豐監廢鐵錢塞之勢遂息居人避患走丘陵不得下
三日無食具糧糗舟檝俾載而歸人賴以免官滿通判
潞州潞大府守臣多通貴不親吏事弊滋久苗莊敏公
以疾解殿帥賜保康軍節領州事至則卧閣自養吏敢

慢文移閱月不省動盈几格屬在告公攝事一切懲責
不旬日稱治部使者過謂公曰比文報甚速非昔日潞
州也倚公良多交章薦其才未幾經略司檄公按沿邊
城寨奔走觸然道得疾歸遂不起元祐五年十二月八
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四娶比部員外郎晁仲淵之女
封壽安縣君男公裕公佐公濟公遠公敏公裕累試禮
部早卒公祐公濟擢進士第公祐萊州萊陽縣主簿卒
於官公濟奉議郎通判濆州餘皆舉進士女適登仕郎

適歲大飢民艱食法當賑給官吏束手憂窘公語使者曰民命寄朝夕國計旬月可緩也願先出穀以活窮民以其餘歸太倉未晚旣而按籍檢括猶僅可支使者服其敏決遷開封府中牟縣尉嘗躬獲強寇或者告以用勞改官公曰幸逃責爾竟不言者上用薦格改大理寺丞南京留守傳求辭改公府司録叅軍鄉民謝德誠說浮屠法謂能禍福人聞者甚恐祈謁擁門守以為奴且生變捕繫幾百人公白守曰無知之民無大蠹害特罔衆

取財爾即日杖遣之禁卒祖立以逃被捕市人王郝歐妻至死當論如法疑未次公覆訊乃得之立曰初念母以逃顧母無恙將復歸道遇邏卒曰我寔逃幸執以聞郝曰毋詬婦婦反之我不勝忿歐無幾偶以傷死公曰以情自歸何有捕也歐不孝婦非歐妻也皆不當死乃以疑上讞止坐配法鄆州置都作院事始須得人辟公克監官工技精密諸郡遂以其式行太子中舍賜緋魚官制行改通直郎轉奉議郎通判徐州彭城男子自稱

神降其家憑附語言里巷詾詾相告幾不定居公密捕其首痛懲之斥境外騰口遂息轉運使令武康節度吳公聞之將置獄方乘驛至而事已平矣項城令受賕枉法監司檄公按劾其罪不可數舉抵讕不承公曰為吏至此尚可免也掇其一二甚明者鞫之以薄治其罪奏上猶寬嶺表將行以餘俸資之丁仁壽君憂服除改承議郎通判兖州奉符有大商死逆旅資萬緡奴輩胠篋已亾其半公追治究詰盡籍於官移其家給之萊蕪富

人以獄繫訟狡吏紿作令語受富人金事發誣令教我
令幺性不能自解公潛遣人索金於吏家果得之遂正
其罪是歲秋不登羣盜薄境聚落一空道無行迹提刑
司聞於朝責公誅剪選驍卒百人先扼其走集焚蕩巢
穴禁食飲往來不旬日斬馘殆盡青州有滯訟情屢變
踰年不能決部使者語公曰暫屈此行不然不能無寃
人公至盡去縲械具湯沐食物親勞之曰父母妻息孰
為汝恤資業孰為經理狴犴與廬舍孰樂皆泫然泣下

曰今日當吐肺腸墮地敢復同隱不加一籤盡服其辜會濟南守罷去公承乏攝事是時右丞徐公翰林強公方為屬僚相好甚歀公嘗語人曰精金美玉皆廊廟器也後果貴達論者服其知人遷朝散郎知成州所治偏遠吏無法守屢勤薦使轉運判官游師雄曰同谷得疾元祐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八娶大中大夫趙恭和之女封蓬萊縣君男五人公亨公薦公忠公才公輅公亨儒林郎冀州司工曹事公才將仕郎

京兆府櫟陽縣尉公廉早卒公忠公輅未仕女三人長適從事郎杭州司理叅軍閭丘珪次適承務郎監磁州昭徳鎮張斆次適通直郎穎昌府司録事劉師文孫男九人尚幼以政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葬于金鄉縣左羊里之原從先兆也公少喜讀書務曉大意性沉毅渾厚若不可犯與人交樂易無間久之益歡議論從容中理未嘗餙虚文作竒中以求人知而人寔知之事至恥循默出衆敢前事已則逡巡退遜不自言功而無所媢

忌故能蹈利害涉險夷常裕如也嗚呼年未及中壽而所試者纔及一州此不可知者余亦莫能言也因叙其事又為之銘以信其可言者銘曰

見可則為適當而止不徼福故寡禍不近譽故無毀傳曰樂循理謂為君子尚爾後人服此餘祉

蓬萊縣君趙氏墓誌銘

夫人姓趙氏其先西洛人殿中侍御史孚之曾孫御史中丞尚書右丞追封魏國公謚文定公安仁之孫大中

疾滋久奉湯劑候起居未間潛飲泣不食仁壽曰吾九十人矣瞑目可憾念無以報吾婦亦無如之何惟善助吾兒教子孫強立猶有望也後李公以朝散郎知成州卒于官夫人護其喪以歸嫠居二十年嚴正有法度誦佛書精進不倦既得疾告諸婦曰火風將息吾何以逃汝舅仕州縣凡七遷奉法行已吾所贊多矣吾奩篋中物皆嫁時資未嘗更置一物以自奉吾此意亦欲遺諸子孫汝等誌之翌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六大觀四年

婦之師善善不匱尚克有貽

晁次膺墓誌銘

政和癸已大晟樂既成八音克諧人神以和嘉瑞繼至宜德能文之士作為辭章歌詠盛德鋪張宏休以傳無窮士於此時秉筆待命願備撰述以幸附託亦有日矣公相太師蔡魯公知公之才以姓名聞上詔乘驛赴闕公久廢不試亦冀自見於時鄉人好公者喜公復起相與賛其行去朝天門十里置酒為餞曰異日富貴還故

鄉望車馬此道上惟厚自持入都門士大夫聞公來者相告曰晁次膺自此升矣翌日太師召公語曰高卧三十年復何所得公曰未嘗不欲仕也特以罪負斥伏若將終身不意倒屣掃門乃在今日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跗負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公效樂府體屬辭以進上覽之稱善未幾中暍感疾更十數醫不得愈命下除大晟府按協聲律奄奄不克受賀者及門聞哭聲入弔而去八月載其喪歸前日為餞者出迎河上顧一

舟夷猶而下揭絳帛大書乃銘旌也讀之流涕計去時
纔五十日未食太倉一粒粟已為歸人念之尤傷以其
年九月十九日葬於任城之魚山從先兆也公諱端禮
字次膺世為澶之清豐人後金紫葬濟之任城今為任
城人姓氏出西王子朝系屬漢御史大夫錯之後祥符
中文元公以儒學入翰林為文章宗工文莊公有經濟
大志忝真宗政事時稱名臣晁氏之族始大著公之曾
祖迪贈尚書工部侍郎生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特進

生仲參贈金紫光祿大夫公金紫之第三子也母公孫氏贈永嘉郡太夫人公以熙寧六年擢進士第授單州成武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洺州平恩縣官滿授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以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東都昭德坊之外第享年六十八娶梁氏湖州德清令訪之女男益之觀之州學貢士同之早卒女長適泰州海陵縣丞滕伯奇次適貢士翟光弼次適河南府司工曹事馬承休孫男四人公榮公采餘幼女二

人在室平恩並大河歲虞決溢公始至諭民具畚石謹防堨增培卑薄疑若無事而擾者元豐末果決小吳浸數州獨平恩百里耕稼自給民至今思之在華縣時嘗董役河上告戒明一會頓舍不便號丁夫夜徙部數十人各以隊行無敢讙鬨旁縣不知也朝廷行保伍法以寓軍政都閱武人急上功約束苛冗訩訩謀變語聞於外公方視邑事馳馬入行間揮軍大呼曰離立者當斬古者教民戰使守望相助以保其家今小不忍先自棄

首領如父母妻子何咸感泣悔罪部使者疑公掠功邀
福招以他事坐預支公錢從私貸法奪官罷去流泊淮
上寓僧舍中箔門風雨藜羹不屬抵掌談笑豪氣故在
後數歲西還稍經理生事寖饒於財分窮赴急惟恐不
及客至飲酒賦詩放浪終日平居杜門避聲跡常困畏
不若人方歲大飢弃小弱道上遣人購歛飲食薪絮濟
沐負抱一如家兒寖長物色所生歸之先特進葬開封
屬河漲侵齧幾壞阡壠金紫公嘗語諸族攺卜未暇公

誌其言一日告於廟禱以先志神寔許之自鉅野徒行四百里奉其柩以歸定於金紫之東魯太夫人從焉或曰古不修墓今遷之何也公曰孝子之葬其親不忍土侵膚不幸棺槨腐敗委諸水中亦何心哉使聖人復生必從吾請矣去下濕宅高原子孫纍纍相依歲時灑掃合食正吾祖之志也又何罪議者然之族弟以醉毆人傷後以疾死傷家挾仇訟是鬬殺持甚急公召其兄諭以引醫為對遂從流議平生嗜佛書暮年一意歸宿口

誦手録皆要妙語夜臥目有圓先家人驚之公曰先文
元公修清凈惠得無碍觀每有此相今不知何祥也或
出於情想爾公為人博學強記氣韻爽拔為文清麗雅
自負不以勝人喜道人善如味膾炙與人交開露城宇
窺其中不見藩鍵遇事見理明速必奠而後發論人材
取大致可法不及所短有文集十卷藏於家嗚呼斯人
已往矣不可作也予既以詞哀之今又銘其墓云銘曰
天之生材有命在人乖暌合逢孰職其均我之將行或

授之手我行遽顛孰排於後枯楊不春稍復芽蘖雷風
呼噓榦拔何日太阿久幽蒙而塵穢既發其光一折不
試滔滔大川有艎有舟獨不能濟卒非人謀力善自我
如表斯植影寔隨之何有迷滅一氣回薄不虧不成既
往不待後者其迎

樂靜集卷二十八

自文肅葬汶後為汝人公以文肅遺表恩補將仕郎祕書省正字既冠調監徐州酒稅元豐官制行改承務郎監鄒鎮有巨盜過境上聞公仁而愛人相戒不可犯束手以去就遷承事郎會哲宗登極遷承事郎權齊州長清縣地大事叢素難治吏以公貴人子頗易之公漫不省前此囚繫累月不決一日躬自引訊量罪傳法隨決遣之牢戶一空旦視事訟者喧沓塞堂下涉筆批解人得其情叫抃出縣門去吏惴惴負壁立無敢旁睨舊令

玩弛積弊頹委具條目戒告凡警偷東姦直寃卹隱先
後張下人畏之如神號曰日新父老至今思之丁母夫
人憂免喪遷宣義郎簽書護國軍節度判官公事張太
寧提點陝西刑獄人憚其嚴州縣望風求勉既至檢法
官通判河東令皆以病告公獨舉一府事比次酬對各
有條理太寧嘗駁部中具獄委公審閱公曰以人命迎
上官指顧如幽責何力分明之張始大悟即日表薦于
朝資政蒲公宗孟知府事以前執政自重操下甚急凡

參佐治事須晨入暮歸公曰吏奉公無曠不得恤其私
情未安也欲移病去使者重其節使按事他郡蒲去乃
還終不為屈檢法官倚文生事侵詆府屬嘗語人曰萬
一案牘出入不當法意必摘聞上公寄聲謝之曰律令
餘事爾輕重自有理何至失入如以出得譴無悔也府
有疑獄公出力平反人謂不寃亦不自為功資政范公
百禄繼至每付以綱紀公才高尤務大體嘗請於范公
曰府所以督縣也令偷脫避事屢求決於府府為追呼

以擾鄉部是守常代令治也當戒諸邑各事其事毋故
不警以自幸更有罪移令痛懲之范行其言境内大治
以通直郎通判保德軍今皇帝即位以恩轉奉議郎賜
五品服遷承議郎通判永寧軍民有訟財者躁狠失辭
當置于法公命易牒責其償以出是時河北方更制樓
櫓公獨請樞府顧少緩期責㢑益堅久遷朝奉郎大觀
元年年五十四上書請老乃以本官致仕公少有大志
剛梗喜有為欲卓卓自見於世嘗上書論河東轉輸便

纚利害皆天下大計於書無所不讀論歷代治亂纚纚不倦至古人氣節不撓處輙抵掌歎激為文渾厚敏給雅自好亦不苟作撰南郊大禮賦典麗雄富人皆稱之嘗有郡太守喜文士登樓燕集曰快哉此風屬公聯賦辭氣警拔一坐盡傾終身不求人知以義自信雖聲翮不合裕如也所與遊皆一時名卿交口稱薦宜倫獻納退處閭巷不登公門不道官府事客至酌酒賦詩隨意取適悠然終日退而窺其私則蔬食不充不以為病王

公曰彼以知我故來今吾亦故吾也復何貶焉忽夢文
肅公曰汝眉目踈秀隂德在人已而得疾即以後事飭
諸子且曰先公有大功于王家不幸年不得下壽小子
庸弱不能紹㒚緒餘苟免罪戾而過先公之年瞑目奚
憾病再閱月起居如平生至歛手足不亂以政和四年
十一月戊寅終于正寢享年六十一五年正月丁酉葬
於東阿縣魚山鄉孟柵村文肅公之兆次公有文集二
十卷室人吕氏先公五年卒賢而有禮法公所恃以為

助者多矣八男子紹京兆府法曹叅軍早卒結將仕郎
繕文林郎給通仕郎絅緬綜縯一女適射法令張子定
孫男女十有八人公善教子簡嚴有法度結給繼以經
術擢第繕絅綜貢辟雍其餘子與孫皆幼有立余嘗聞
自昔有陰德者必得其報至高其門以待信不虛矣公
之餘澤固未艾也將葬結以狀來求銘為之銘曰
士以學行志則愛日不謀其身維以始卒我車既堅服
馬云邁中道而休亦保我載有德在人而命不厚惟德

不亡乃自為壽譬彼嘉谷既種其實生之又生百世之
食有蕃子孫克配其澤山回水長於此歸䰟

傅主簿墓誌銘

君諱思齊字至之遠祖良弼仕唐歷沂州刺史其先清
河人皇朝初遷徐州豐縣又遷單州魚臺今為魚臺人
曾祖贍教授鄉里祖圖隱居喜浮屠學父永錫以治產
起家三世皆不仕君永錫之次子也樂易有常行好義
甚篤與人父而益親人以善事歸之會河決澶淵經費

未給君曰畎畒不忘君卜式獨何人哉因輦薪蜀千萬
願濟其役朝廷嘉之授太廟齋郎調劔州梓潼縣主簿
以母老無壯子弟就養不赴未幾母卒毁屡絶幾不
終喪服既除或勸從仕君曰家世仕族不幸緒業中墮
轉而為民吾志學無所成且復孤弱無力起門户歲時
徭賦吏作威特檄詬呼當闕不置竊耻之今日舉手板
長揖縣令史過庭下無或睥睨子弟去丁籍免給事公
上自幸多矣不願仕也家君無奔走自効猶能坐里門

勸人為善裨風教萬一無茍也元豐間大河復溢横流入東部邑有舊防連絡數十里吏玩不治垝缺非一水將至居人大恐編木浮甕逃死甚急君部家僮數十人荷畚鍤號之而趨從者如雲面水衝立舉杖指呼人百其力不數時完塞隱然無虞脫良田數千頃老幼遮君拜道上曰微君之賜廬舍冡墓盡為江湖吾將鼓鬣而遊矣顧以功聞上君曰守望相助不敢不勉今日之幸天也吾何預紹聖間將舉大父葬事考卜既宜而地並

儒患無以倡之距居數里有馬先生之祠人莫知其為東漢融也君齊潔汎掃具樽俎躬薦獻羅諸兒拜庭下觀者如堵退而嘆曰先生以高才博洽為世儒宗今敝里獨無其人患不為爾後生聞之競警激日奮事業蔪然自見者多矣奉職和育大理少卿王振姑之子也幼孤老窮不能活振移書託君君為治居室料理生事衣食以給育既長以女孫妻之賓州從事王汝輔娣之夫冐瘴死旅殯道傍久不歸骨厚資遣其子行萬里扶柩

以還四方遊士聞義而至者授館餼如在公府舉匕箸
堂上如集梟鴈有所假求不以厚薄無倦窮冬大塞羸
老行乞顛踣衢路為屋收之薪火衲絮糜粥飲藥人與
之卒歲得活者幾百人晚益喜聚書好賔客餙庭榭茂
林修竹日涉成趣酌酒笑語無虛日天章閣待制李公
師中自汝往來屢從宴飲嘗有詩曰門無俗客盡清陰
家有藏書敵萬金益稱其雅尚戶部侍郎馬公默與君
同郡平昔甚歡既貴君不為俯仰相遇如布衣時後其

子以訃聞馬公歎曰自爾輕施重義樂於為善與人無間不易得如此人矣治門内謹約束無寸紙一辭干縣令與人情義明白人亦不忍欺鄉隣有鬬訟先質於君判可否為解譬以理往往毁牒而去嗚呼信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元符三年九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七娶宋氏先君十三年卒男六人偕舉進士攸將仕郎德州司理叅軍伸鄉貢新科明法价左侍禁候勑賜青州助教佺鄉貢進士女六人長適宣德郎吳彦次適鄉

貢學究閏友直次適進士李袞次適進士李郊次適通
仕郎陳壬次適登仕郎向澐孫男十人漵洵洙深漸洄
沂濤洞皆舉進士孫女十人皆歸士族曾孫十三人尚
幼德善之報方逶迤衍慶未易量也將以政和四年七
月十二日葬於魚臺縣高平鄉東單村之原佺以狀來
乞銘於予為銘曰
士不苟作或以見己所願既溥求可而止善善及人何
必曰仕身則不酬惟後人之祉

呂正臣墓誌銘

君諱規字正臣世為兖州萊蕪人曾祖日新故任駕部員外郎祖旬教授鄉里故不仕父孜故任淄州司法叅軍妣楊氏君性嚴重簡默若不可親者人樂與之交事父母盡愛以順待其兄内外無間言博學工文不專記誦務曉大意此所聞大槩嘗為人稱重者竊考其狀叅以本末信乎一鄉之善士也司法君棄養門内幾百口飲食被服滋窘一日兄弟合食堂上議所以託君獨進

曰斯事不敢以詒兄憂請任其責稍經理生事異日餬口四方棄廬舍去墳墓妻子流散復何面目望魯東門乎乃募工徒斬木鍛鐵制器利用視他工尤精簃人人予一已獨予三人出取三我獨取一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戶禦其器皆呂氏作也會官議收擢君盡其齊量作程利害贏約一切并歸之語其族曰吾家世儒學非殖貨者方禍至艱急日計不支倒行逆施何暇擇去就昔一蔬食今兼肉矣昔歲無褐今重裘矣祭祀以

時嫁娶如禮賔至有館有饟可以言義時也不爾使後
生輩貪得爭利挾氣犯法前日之積正為獄吏資爾因
太闢館舍要致一時名士與羣從游以經術講習稍預
鄉舉鄉人貧病不能出門户婚葬失其時四方遊士顛
頓道路不得歸力振翼之一日忽得疾子弟左右侍告
曰汝知所學又知所以為善矣美名髙爵行可自知吾
少也困賤事為力不暇比幸栖遲田里庶幾見汝輩冠
蓋入吾門時有顯者來布衣無憾嗚呼歲不我與吾今

往矣東臯有黍亦既播之汝食汝收惟力無惰元符三年五月十八日終于正寢享年四十八君先娶王氏兖州朝散郎天錫之女先君十一年卒繼室閻氏濟州承議郎仲約之女男三人長曰黄中秉義郎前淄州長山髙苑兩廵檢次早卒次師中縣學生女二人長適郡貢武士孔盤次適鄉貢進士梁元忠孫男二人曰澄曰淳孫女三人在室政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萊蕪縣朱郭村孝婦原師中來乞銘其墓爲之銘曰

士不世官或窘家食養祭不供惟子之責厥初艱憂承
父之蠱我幹我謀乃復用裕数粒量帛不資其餘他人
阨窮温飫與俱好義則榮知足不辱磨之友師俾自求
福富貴利達天寔為之詔爾後人亦既有詒

宋故益州路諸州軍水陸計度轉運使直史館
護軍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工部侍郎李公神道
碑

公諱某始系出隴西成紀後為齊州金鄉人曾祖某祖

其襲儒服恬晦不仕父其閒居讀書教授鄉黨子弟無求於人人敬其有德累贈度支郎中公即度支之長子也幼聰警篤學有大志初七歲日持一卷書置几上若有所思羣稚戲走不顧未晡已默記數百言或問之頗曉大意度支異之曰大吾門必此兒也景德三年以明經中第釋褐為陳州司戶參軍未幾丁度支憂終喪再調沂州沂水尉舉進士試禮部偶不如格公曰學行之上也安用虗名遂棄場屋以祖母喪去官服除授開封

府考城縣主簿歲大飢朝廷貴尹擇良吏賑給尹狀公治行應旨公躬行饘粥授病者以藥朝暮數問勞如其家人得活者數千人相率謝公曰父母生我能脫吾死者主簿也世為牛馬以償不稱感泣再拜公卿間由是知公有仁術可用薦充大理寺詳斷官每議獄必平心定氣審閱數十然後麗法法一定慘惻終日得從輕議喜見顏色暇日一切罷造謁惟學是務客至相與論天下事纚纚然忘倦皆愛其有廟廊之器而不知其為法

吏也祥符中朝廷無事四方奏符瑞上方喜弄翰墨圖
繪太平公作祥源觀賦夸麗詼詭放蕩排騁幾數千言
卒之以法度并奏疏以獻上喜納之改太子中書通州
判棣州知達州事並山無井負致良苦公破竹架覆泉
注城中人不病汲尋遷萊州膠東之士喜誦數略文義
公召郡之秀民日與講解執經坐堂上者滿席因奏增
歲貢朝廷從之自是萊之學者數倍他郡有大姦李翼
挾貲長雄肆奪為不法陰拾吏短長掣其手使不得鈎

擿一日潛縛致庭下件責其罪黥竄遠方人聞之舉手加額嘆公神明歲終考課第一撰天聖策要四十篇奏於朝其言感慨切直中事情愿急世用五穀絲枲以治飢寒仁宗愛其才召試舍人院賜進士第改屯田員外郎提點成都府路州獄代还擢三司度支判官上殿賜金紫出為江西路轉運使夏賊擾邉調度方窘公以本道羡錢二十萬助軍費賜詔奬諭移淮南未行徙兩浙數月除成都路遷工部郎中直祕閣會雅州有巨獄罣

捄數十人吏滋不決公夙駕馳險行五日至屬道已感病至之日遂卒享年五十九公為部使者務從大體去苛急訊獄平恕不喜深致人罪而示已精明治財有本未嘗操智數掊克以斂民怨前後兩使蜀人狎其愛訃聞官吏慟泣居民為之罷市公以愷悌待物而處已莊重故人樂其易親而畏其不可犯薦吏幾三百員始疑其濶略無節後自州縣躐美官班班有名績時論稱其知人居家清儉不妄笑語不飲酒俸廩所餘不以入門

内周乎族姓之貧者助其嫁娶平生嗜好一寓之墳史有餘力必論事著書不以世不知自廢古今之治亂聖賢之出處強國乂人治身修性其言易知與道同貫至於涉世應事得喪悲樂吟咏情性發於所感寛而不廹樂而無怨有古詩人之作焉凡論策章奏為卷若干雜文古風律詩為卷者若干櫝而藏之異日諸子白大人請治資產公推櫝示之曰懐此待價利不貲能行吾言當如吾不負汝後三十年子孫涖官行已皆有能名通

朝籍者二為郎者三舉於鄉者連以文藝中第公之言
益驗一時名士大夫遊公之門者多在高位范蜀公鎮
石公揚休皆布衣時從公講學後致身禁從為時名臣
公獨奔走四方以死命也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之原
公娶扶風馬氏宜家有令德先公四年卒男四人長曰
羣終國子博士次曰安郊社齋郎早亡曰[illegible]右朝奉郎
知成州曰衆終右承議郎女一人早亡孫男十六人公
壽公度並終虞部員外郎公約監處州松陽縣高亭場

公淵公裕舉進士公祐以進士中第萊州萊陽主簿皆
卒公濟進士出身隰州隰川縣尉公立公忠公才公敏
未仕孫女十人長適秦州司理閭丘珪次適晁損之次
適張數次適卞之羙次適劉師文皆舉進士次適廣濟
軍定陶主簿崔翰次適隰州司法魯永安次幼朝奉君
狀公行事求文於其晚進諫聞緒餘敢不從命謹考次
先後為之銘曰
士孰不學寡見淺聞富哉李公涵養有源取之其身經

世道民器大用狹而慼子言嵗不我與遺諸子孫餘波渾淪仕學灊門左陽之西為公兆阡人望松檟正其衣冠死亦腐骨其人若存命也不厚德名則尊始終業履有考斯文大書端首以覺後人

張純臣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仲原字純臣濟州鉅野人累世隱德不仕自君之父昺始應科舉以行義聞君生數嵗學為文章時有動人語諸老先生多稱之嘗夜讀書不寐其母為

起滅燭戒之曰汝父饒於財獨一男子當資取如意無自苦君曰學在致禄將以顯親也顧從其志既冠舉進士隨計上試禮部不中居家治館餼厚禮知名士問學日益高明父得疾累年晝夜憂不交睫既棄養盡哀毀瘠終喪不窺門内一日盡舍其科舉所學慨然嘆曰禄不逮親吾將何求宜從吾所好即其居東南闢地種松竹中為大堂環壁架書邀致儁好論說終日時載酒相勞酒酣賦詩人競吐奇彈珠投璧磊落相射以此為樂

徃成誦至啟手足時口不能吟猶躡躡自喜所為詩僅五百篇刻意杼柚非一日故雅麗清遠多古人不到處嗚呼可謂一鄉之良士也元符三年五月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鄉人皆傷之先有治命語家人曰吾先君欲改卜高原葬我大父未幾寢疾泣以付我嘗恐奄忽負先君語為恨無窮不幸疾苦遽今彌年甫畢大事若有神助死生命也又何憾焉娶錢氏武肅王之曾孫治内有法後君五年而亡子男五人曰紳三班借職曰詢

曰績曰綱鄉貢進士曰紹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翟光弼次適鄉貢進士王彤一在室諸孫二十二人男曰彥輔彥忠彥正彥和彥遠彥常彥聖彥誠彥珪彥同彥覺彥臨彥能女九人並幼崇寧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呂村諫議鄉之原并錢氏祔焉從先兆也昔君之父就養孑立無他昆弟遊膝下逮君年未四十子孫已十數人歲時拜堂上鴈行進退士族相語以為盛事初閒居不復筮士有相好者告曰君才過人冀及壯時拔身

取高位何為泯沒閭巷笑而不答後鄉人去仕官奔走
四方稍稍重名爵憂憊疾病其甚者顛頓流落殆不能
活妻子君方幅巾林下嘯吟傲睨較其利害得喪然後
服君之高大父以貲其家獨君數散施寖失生事家人
為憂益自信甚篤自君之卒子孫皆力學執經庠序者
數人其一升辟雍為貢士借使昔日侈居養無一毫惠
善及物士大夫過門不入後生輩無所睹聞庸庸怠惰
至於辱身敗門戶不能如今日自好無疑此又知其賢

憂汝等方壯而立且復有子矣吾順化無憾然克孝克
和以續厥宗猶有望於汝也言竟而逝以其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舉其柩歸於供倫君之壙禮也子男四人長
曰彥輔右侍禁監鄆州都作院先夫人卒次曰彥國彥
常彥弼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右班殿直杜士宣孫男三
人曰詵曰諤曰說皆幼孫女六人長適三班借職路扶
次適進士柴貽序餘在室余事夫人為小功尊而蒙愛
尤厚知本末甚詳故為之銘曰

卞曹叔後莊以勇聞壼晉侍中忠孝一門後家許昌
仕宋滋顯震名能詩終督郵掾哀尚書郎咸太府卿
贊計主漕以風力稱三世有庸善德垂裕是為夫人曾
祖祖父夫人幼警姆傅不煩言動有度德容閒閒母多
子男獨保女厚孰無姬妾願得為婦求儷君子言卜其
因鳳凰鏘鏘盍歸于陳陳世大門屬有疏密緝柔惠恭
好我如一治內有政如吏治官義不私已人無間言比
部守綿民阻凶歲傾祿哺飢後日不繼請出匳具以收

殆貧婦無外事我寧忍人旁孤無天覆護猶巳冠笄聘婚
偹物如禮不幸中寡克艱于家四方田桑罔有蘖芽率身
布蔬履儉時力弗謀于親有祭有食以善教子子不廢書
論世辨物靄然士夫感疾告終命諸子侍汝父汝承不惰
吾慰壽六十九物數所難天胡啬斯而不百年實生三子
惟燮冢嗣為州椽曺少官丞世度敏為吏今於須句唐孝
友聞始登薦書長女亦夭幼有良配齊之儒冠公輔周氏
林林諸孫綽有令姿二女稚孩五男學詩陳氏之先餘澤

未亶夫人緝之其後必大清源之南體䰟旣歸邦人式

瞻我母婦師里名千秋世藉厥祉亦旣有孫孫復有子

祭推閆公行狀

公姓閆氏諱某字某濟州鉅野人其先世見於歐陽文

忠公所撰贈兵部侍郎曾祖某之神道碑祖某光禄少

卿考某贈衛尉卿公少喜讀書未就舉以光禄恩補太

廟齋郎主濟州鄆城縣簿臨政明速嚴約束不妄笑語

吏持文書踧踧進退庭廡肅如也邑壤素膏沃屬歲大

登勸民寢穀萬斛越明年旱災民不飢多賴公以活改
京兆司理參軍故相晏元獻公以年位持重罕岀治府
事僚吏禀白遣親校報可否小人因緣級閑中外擅移
事莫敢與辯公庭叱之堅請入見因從容請元獻公曰
朝廷倚尚書勳德鎮方面執事之吏欲日望風采承教
命以布威惠今使之整冠斂版聽指顧於小校其如人
望何元獻公曰微君孰教我翌旦語坐客聞君骨梗有
識異日不可量遂薦於朝太師潞國文公繼領旄鉞會

邊邑小警須輕車數百乘期令頗急議者惶畏公以術克致三日而足潞公愛其才每異禮之鄠縣有富民寗勝酗酒毆人知其必死紿里人張存曰是嘗惡言詬汝今可逞存不察毆之致死縣索賊勝扳存以告吏受賕誣舉具其獄上於府存不能自明公側知之卒正其罪或有譽公者公曰出一人死非以邀陰惠但理官之責當如此耳治獄平反皆此類也遷光州軍事推官秩滿將改官坐簽書不當黜兩資再調洋州觀察推官以治

平二年五月十二日卒于官舍享年四十六始衛尉棄
諸子婦人王性行嚴正躬自教率仕官皆有立公尤以
篤孝聞衆兄卒事寡嫂盡禮嫂亡育其孤如己子族人
亦不辨也在仕十年所至有聲上官多薦其才若元獻
公潞公彰德太師王公皆深相知不幸坎壈未究所施
遽褫其壽非命也夫初娶孫氏繼室夫人任氏故參政
安惠公之姪孫男一女一男某舉進士女適某官某孫
男三人曰某曰瑀曰瑾

趙知録墓誌銘

君諱滋字道卿其先趙之平棘人後三世葬滏陽從其族居焉曾祖昉太子中舍祖盛太子中舍贈都官郎中父祐殿中侍御史三司戸部判官以鯁亮通給為時名臣慶歴中棄養京師君年十二護其喪以歸哀毁如成人以侍御遺表恩授太廟齋郎起家深州安平主簿民力薄歳役河上多竄避違約束令數以累去君時并饒陽郡分人謂君少怯必敗事逮功休無一人私遺者歡

以時訴免常賦窮下轉徙失期會幸而復業里胥追責
如數君邀令行境上閲寔録未免者請於州州達于轉
運司使者罷令丞姑息戯公上非法當劾時李公擇知
州事喜君強直為君報曰縣為朝廷申恵澤不可劾竟
如所請官滿授漢州録事叅軍將行謂其家人曰吾老
矣安能俯仰上官䏶睫耶蓬廬豆粥以終天年吾所願
也竟不行侍御公先葬滏陽貟大河嵗苦沮洳改卜于
下邳新安里葬云吉嵗月或逆未幾君得疾且有治命

召諸子曰死吾所歸獨先壠未安恐終不得瞑無以逃塚訟汝輩勉之無吾罪翌日遂卒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君四娶張氏孫氏晁氏晁為東州望族夫人即比部郎中仲淵之女以其家法治内甚宜皆先君卒朱氏仁淑善安恤其孤男四人舉進士曰崇厚曰崇烈曰崇德曰世雄世雄力學早亡崇烈大觀初以行藝貢為辟廱生後君十七年卒女二人長適進士朱訓次適進士朱仁美君幼竒頴通左氏春秋博覽史傳務曉大

意間為小詩以陶寫情性為人倜儻明給内外洞達人初未知一聽其言不復自外情臆赴人急難如救焚溺嘗以事抵京師繫舟河次夜聞哭而哀者訪之乃船商載泉上供者河水五十日糧既絶行者不保皆竊取散去謂君曰吾非死無以塞責念家在遠鄉寄哀一别君聞之惻然曰倒吾槖中冀得五百千可紓君之急勉自持廬社在目中矣商得之悉償于官遂以無罪去旅食安業坊舉子楊澤與君同巷流落不得歸有小人誣

澤負百千訟于官拘守甚窘忽暮夜來歸君一見知非
終窮者乃潛脫之與同載歸澤涕泣愧謝君曰吾非俠
也特哀君之窮耳君自有命故吾謀得行吾何與焉後
五年澤登丙科來訪君而已亡矣水部郎王諤被召已
促駕妻病亟將委其家以去告君曰吾兒弱萬一失所
恃恐不能葬將如何君曰此吾責也弟行無恤數日果
卒君時亦卧疾匍匐以往親為理㐫事皆如禮遊士無
託每衣食之客至飲酒笑歌徹旦家事有無不問也嗚

呼正色屈人好義能勇如君不可多得不幸無勢以行其志數見於里閭之小節然亦中材所慕薄夫鄙人畏而化者也崇厚將以某年某月日葬君於新安自侍御而下六喪同轝奔走四方以經大事余昔從君遊最久又喜君之有子也為之銘曰

剛決不詭可以任大事振急如已可以惠百世天不攜其志誰毀誰譽曰放以娛其窮於天而達於人者歟悲夫

張廣叔墓表

士困於俗習弊于蹇淺汩汩遂棄於常塗者久矣為能擇賢士大夫從其所教篤好而力行之以自奮於一時亦豪傑之志也南陽張寓字廣叔世為徐州古豐人六世祖太子賓客諱延庶晋天福間徙居金鄉子孫家焉曾祖肅淳化中為監察御史敢言事以亮直聞未四十而謝事家居士論稱其高祖畋隱德不仕喜飲酒尤工為詩與石曼卿為忘年交父孝綽累試進士不中聚書

教子弟慷慨氣決輕施重義往來多顯人母杜氏豐縣令期之女繼室韓氏君即杜所生也五歲讀退之進學解再過成誦初志學極意墳史兵部侍郎王公汾布衣時從先府君遊館于其家每挾疑以請問詰有理王公奇之曰東州不乏名士此兒吾所畏也縣令河南李公育博洽能文有盛名於時君執子弟禮日造其門求所以學古為文之要李公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出處則有義命存焉司馬遷劉向揚雄制作之淵源也思則得之

君踐服其言造適益遠矣既冠四預鄉書連服內喪十
年不得隨計紹聖四年春御試賜進士出身未調歸省
屬幼弟臥病親省方藥調飲餌不暇食息惟恐貽親憂
未幾告卒君曰吾父年益高不幸有愛子之傷安可去
庭闈自今不復言仕矣暇日負几杖奉版輿周覽家園
為具肴醴召賓客行觴賦詩君雍容曳綵衣庭下再拜
為壽鄉人榮之一日府君曰老人之情重去鄉里懷婚
友笑語汝能盡孝以致養所樂多矣汝不聞得禄逮親

大盈尺可以禮上帝降福祥追琢既成俄折墮地一歎而置天之生物果何如哉此非人之所可知者若夫器質文行之美則余能知之敢表其實以諗來世

閆宗一墓誌銘

閆氏世為鄆人自六代祖寶佐唐莊宗取常山以功封太原王周廣順二年改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州今為濟州人濟之諸閆皆王後也君諱某字宗一曾祖某光禄寺少卿祖某楚州録事叅軍父某宣德郎致仕公少

聰警特立讀書能強記人與論事或不中理遽面質之
問詰不少屈甞謂男子之志事無難者自斷不疑可也
治平間朝廷以詩賦造士學者或困于所習君方從師
授聲律竊笑之曰此女功組織之事耳試操筆為之點
綴百餘言皆瀏亮中節終不甚好也性至孝就養唯謹
家事巨細經強給不見所闕有所須必時至門外之親
間有變故不以告惟恐傷其意少有疾或遇事不悅左
右俯仰問省調適必起居如常時歡然笑語然後旁顧

却立移就食息里人稱之凡三試禮部不中元祐五年
始擢進士第授濟州鉅野主簿先是宣德君有别業在
滏陽晚年尤寄意泉石因卜居焉雖得其好而墳墓之
國未嘗忘也君既歸賀者塞門置酒堂上奉觴再拜曰
不肖子違負慈訓淹致養之日幾二十年始得一命効
官有日將奉版輿東歸志願足矣敢上千歲壽惟大人
無辭坐客勸侑相屬宣德君意甚歡徑醉觀者指目榮
之某月日將赴官感疾甚亟顧謂從子閭曰命也奈何

汝既知所立矣無墯吾志二子孤弱為我教之無使不類吾死無憾後幾日卒里人聞之匍匐而至皆前日之客也既傷君之不幸又復念宣德君之憂無已也哭之甚悲嗚呼斗升之禄未能供一朝之養而七十之老反有哭子之哀天之施報復何頼焉雖然陰陽之理各生於所極不甚廢則不甚興剝復之道也君既有子矣為善之力竟將誰歸娶某氏男某某某皆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閭來乞銘為之銘曰

樂靜集卷三十